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本三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九

南北朝

〔丁〕宋泰始三年春宋青冀州平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之弟文炳以

詔書喻文秀又遣將軍劉懷珍字道玉將三千人與之偕行未至值張永

等敗退先是散騎侍郎明僧嵩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至是文秀攻僧嵩僧嵩走保東萊明僧嵩平原西人衆情洶懼欲且保郁洲懷

珍不可遂進至黔陬漢縣隋省故城在今萊州府膠州會文秀所置高密注見前平昌晉縣今青州府安邱

是縣二郡太守棄城走惟長廣注見前太守劉桃根守不其城注見前懷珍遣

百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宋主復以爲青州刺史時崔道固已先

請降宋主亦復其位

魏將軍慕容白曜燕太祖號之元孫侵宋青州魏遣將軍長孫陵肥之子等將兵赴

青州慕容白曜以五萬騎爲之繼援時宋申纂坦從子爲東平太守守無鹽注見前劉

休賓字處幹懷珍族弟爲幽州刺史守梁鄒漢縣隋改鄒平今屬濟南府房崇吉東清河縣人爲并州刺史守升城宋東太原郡治齊省故城在今

長清縣張讜清河人輔國將軍守團城今沂州府沂水縣是王整兗州刺史桓忻蘭陵太守等守肥城漢縣隋省元復置今

屬秦安府襄溝垣苗二城俱在清縣諸戍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備不

宜遽進司馬酈範字世則范陽人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

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

進攻之遂拔無鹽殺纂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

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即散

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收麋

溝垣苗二成一句中拔四城賊震齊土升城不下白曜築長圍攻之三月乃克白曜欲盡

阬之參軍韓麒麟昌黎人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

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妻與魏齊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及為魏所虜度世率事甚恭贈給優厚已而崇吉及張謙王整桓竹等俱降于魏魏遂拔歷城

崔道固出降劉休賓亦降盧度世子遷元之子

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

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

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胸山道成以為

戊主垣崇祖亦自彭城奔胸山依于道成劉儼副以二千入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胸山注見前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儼實讓之弟子崇祖崇祖從父兄劉儼副領珍族弟

魏人拒擊宋師走之遂取下邳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而宋向彭

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漢縣晉為郡後廢故城在今沂

州府沂水縣此皆要地宜先平之會沈攸之將兵北出尉元遣兵拒攸之又以

攸之前敗所喪士卒塚墮膝行者還之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

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淮清口

淮水入淮之口

魏人擊之攸之大敗退屯淮陰委

棄資械以萬計先是攸之使王元載

字彥休元載從弟

守下邳宿豫淮陽諸城皆

以將戍之及是攸之既敗尉元以書喻元載元載棄下邳走宿豫淮陽

諸戍將亦皆棄城奔潰

魏以辛紹先爲下邳太守紹先不尙苛察務舉大綱救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

中山安喜人惠之女

生子宏

即孝文帝

馮太后自撫養之乃

還政于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于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

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魏

昶奔魏事見前

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

昶于魏魏人不許

魏使昶與宋主書爲兄弟之儀宋主責其不稱臣不答昶主復使昶作書與宋主昶曰臣本或兄未經爲臣若改前書是爲二敬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

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戊申〕魏皇興二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劭擊卻之斬其將關于拔

魏侵宋武津

宋縣齊廢故城在今汝寧府上蔡縣

宋劉劭擊破之斬其將于都公關于拔魏復

寇義陽劭擊卻之已而劭又敗魏兵于許昌

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主以其書示劭劭上言元友所陳

率多誇誕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見元嘉以來當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指歸闕皆勸討處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疆弱王師至彼必盡焚燒塗炭見軍退便抄截竄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宋主尋

魏以李惠爲征南大將軍

爲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

之兄也。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十二月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

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

法尙興之

遂用事及是宋主盡用

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

吳興烏程人。

散騎侍郎楊運長

安宣人城

並參

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

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
隸皆不次除。官提車人。至中郎將。屬士至員外郎。

〔己酉〕

宋泰始五年
魏皇興三年

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

先是魏長孫陵攻

沈文秀于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

鬼人園

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反
之志至是魏人

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

天官

其交至問文秀何在文秀

厲聲曰身是也遂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

可以救世

待爲下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矣

二月魏以慕容白曜爲青州刺史

都督青齊東徐

魏得宋冀州改曰齊州又置東徐州

三州諸

軍事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

已而魏主以白曜前附乙渾道以爲嚮誅之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州用兵

山東之民疲于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

上三品輸平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

罷之民稍贍給

時魏徒青齊民于平城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沙門統攝饑寒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備費者卽爲僧祇戶粟爲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饑民又諸民

犯重罪及官奴以爲佛圖戶以供諸寺觀掃並許之于是僧祇寺戶徧于州鎮矣桑乾魏郡隋廢爲鎮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平齊廢郡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沙門統胡三省注猶今之僧錄

夏六月魏立子宏爲太子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禕宋主兄而宋主輕之以廢帝謂之驢王因徙

封廬江禕銜之會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禕禕與通謀事覺欣慰等

伏誅禕降車騎將軍出鎮宣城遣兵防衛已而宋主令有司奏禕忿懟

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偪令自殺

冬十月丁卯朔日食

立郡以撫降民當徙之乃安宅綏而設僧祇佛圖戶祇名目諸戶名目復耗民力非招徠新附之道明與禕同遭子當戲辱正當引以爲狂童乃以爲狂童名地相怨致名地相怨

不仁矣
惟不仁亦
不仁矣

十一月魏遣使如宋修好。自是信使歲通。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爲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

休仁與宋主素相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泰始初。四方

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

主漸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宋主以休範代之。

〔庚戌〕

宋泰始六年。魏景興四年。

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

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

一祭明堂。

夏六月。宋以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

景文。王皇后之兄也。

宋主

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皇后以扇障面。宋主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雅異于此。宋主大怒。遣后起。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勞弱。今殿

正能則
送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遣鎮淮陰。

道成在軍中久。民

間或言道成有異相。

道成姿表奇異。龍顴顴聲。麟文彌體。

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

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

字弄璋。廣陵人。

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

標榜。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遷鎮淮陰。

道成去鎮淮陰。魏果遣

南兖州鎮廣陵。至是復還鎮淮陰。

偏立元嘉中史
始元四經
已爲不設
至明觀領
總祭酒事
以言麗化
難與救
乎足

宋立總明觀 置祭酒一人 儒立文史學士各十人

柔然侵魏 魏主自將擊敗之 柔然侵魏 魏主引羣臣議之 僕射南平公

目辰

桓帝之後

曰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

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白澤

魏之孫字元榮賜名白澤

曰蠢爾荒

愚輕犯王略若鑿與親行必望麾奔散豈可坐而縱敵以重乘之尊嬰

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分道出擊柔然大敗乘勝逐北

降斬數萬所獲不可勝計

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者即以所告之官授之白澤

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致人闕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士魏主乃罷新法

〔辛〕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辛亥孝文帝宏延興元年

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

又帝弟十九子

爲南徐州刺史

宋主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

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

贈葬如禮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因召爲南徐

州刺史

休若將佐皆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袁粲王敬先曰荊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耶弟使臣妾飲泣而不散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

之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

既與休仁相款洽且誠何事計誠以切猜嫌有徒以賊罔恤戮理其將誰欺

盡殺兄弟子及諸綽一綫欲孤立之於幼子天理人之心不可問矣以致難深相尋成而不道

病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宋主晏駕後，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尙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

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款狎，誠難之中。」

動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爲尙書令，褚淵爲左僕射。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卽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襪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爲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以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

休範素凡劣，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宋主嘗指謂左右曰：「休範人材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

主諸弟俱蠢，惟休範以凡劣不見忌，得全。

去足爲自

史臣曰：太祖之子義康，以可訓之數行，或藏親，大過州端，諸貴，垂之於人。宋主因易其

去足爲自
我本根者
炯戒

溺黃老浮
屠大位而
以沖齡委
致禍不旋
簾禍非自
貽伊戚

宏是時方
五歲史稱
前年晚離
當是三歲

史臣曰太祖之子魏廣以嫡嗣之祚行成滅魏之大過而禍始生孤立神宗傾軋之咎人其宗因易之
情據已行之典則猶洪枝不待顯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宗傾軋之咎人其宗因易之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行誅戮勸勿就徵。

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它人。今惟

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

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八月魏主弘傳位于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魏主聰睿夙成剛毅有斷。

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嘗有遺世之心。以京兆王子推景穆沈雅仁厚欲

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任城王子雲子推對曰陛下隆太

平臨四海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正大

統太尉源賀尚書陸馥侯之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時太子宏生五

年矣。魏主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

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

公輔之又曰。陸馥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以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

傳位于太子宏。宏有至性前年魏主病垂危時之及是悲泣不宏卽位。爲孝羣臣奏曰

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爲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幾

歲事即悲
泣對問亦
非五歲兒
所能辨其
間可知

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上皇徙居北苑崇光宮采椽不
斲土階而已又建鹿野浮圖于

苑中與禪僧居之鹿野浮圖胡三省注戶迦國波羅奈城東北
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名今魏倣此而建浮圖也

冬十月宋人侵魏魏擊卻之宋主命北琅邪蘭陵太守垣崇祖琅邪蘭陵
已沒于魏

崇祖遷領二郡
未有其地也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今在

沂州府費縣西北
貢蒙羽其藝師此魏人擊之崇祖引還

宋作湘宮寺宋主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

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愿字士恭
餘姚人侍側曰

此皆百姓賣兒貼也亦賣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

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宋主好圖
甚拙與

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對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燕臣抗不能斷宋主不悟好之
意篤愿曰竟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宋主雖怒甚以其舊臣每優容之

〔壬子〕宋泰豫元年春正月宋蠻酋桓誕以沔北降魏宋大陽胡三省注宋置大陽城
于新陽西北新陽今黃

州府新蠻酋桓誕據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云桓立之子魏以爲東荊州

刺史使起部郎通典晉宋有起部工部也韋珍字靈智
京兆人與誕安集新附區處皆得

其所參至桐柏窮淮源舊有祠蠻俗恆以人祭之珍乃曉告令自今悉以酒脯代羣蠻
從約淮源自胎管山伏流數十里涌出三泉因浚爲井名曰淮井在桐柏縣西

二月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景文常以盛滿爲憂屢表辭位

宋主不許及是宋主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景文必爲宰相或有異圖遣使齎手敕並藥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碁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匳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

先是宋主惡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因事殺之既又以豫州都督吳喜多計數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召入賜死至是王景文死宋主又夢有人告曰豫章

太守劉管反朕痛遣人就郡殺之

夏四月宋主彘殂太子昱立

是爲後廢帝

宋主疾篤以桂陽王休範爲司空褚

淵爲護軍將軍劉劭爲右僕射與尙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爲右衛將軍共掌

機事宋主遂殂

隱曰明皇帝廟號太宗葬高甯陵太宗末年益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過取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驕字爲驕以其似禍字故也左

右忤旨往往剗斷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斷祿而奢費過度得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鑿俟用事貨賂公行民不堪命

太子昱卽位時方十歲

袁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不能禁也

宋以安成王準

卽順帝

爲揚州刺史

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太宗以爲第

三子

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荊州刺史蔡興宗被徵還

有無相通
小民自爲
計則可豐
館以合甲
繩之至守
令雖有長
邑雖有勝
才亦難勝
任使愉快
其欺吏退
此與後條
令三長迭
養貧病孤
老同病孤
尙虛名無
弊用

都右將軍王道隆以其彊直不欲使居上流改爲中書監而以沈攸之

代之興宗固辭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蹕履到前不敢就席其久去興宗竟不呼坐未幾興宗卒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

蓄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爲名大發兵力

招聚才勇重賦斂以繕器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舉措專恣不復承

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攸之爲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然其辦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屏息後日不問

冬十月宋以劉秉字彥節長沙王道憐之孫爲左僕射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

袁褚引之時阮佃夫爲給事中欲用其所親爲郡袁聚等不從佃夫稱數施行索不敢執

〔癸丑〕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魏詔守令勸課農事

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刦盜者兼治

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郡守二郡至三

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二月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乘孔子二十八代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賦法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卒弟文度立降魏初楊文德據葭蘆城名蜀漢姜維置在今階州東

南爲魏所破宋太祖免其官削爵土後太祖伐魏起文德爲將軍使據葭蘆見前文德叛

時故氏王楊保宗之子元和在宋

保宗爲魏所殺事見前

世祖以其爲楊氏正宗

宗保

故氏王元之子

立之未幾元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立有功于宋

時蓋嘉開遣兵出涇州應營陽僧嗣

斷其道間使以聞

太宗遂以爲武都王至是僧嗣卒從弟文度自立遣使降魏而巳

文度歸陷魏仇池魏遣將軍皮歡喜破斬之以其弟文弘爲武都王皮歡喜豹子之子

十二月癸卯朔日食

〔甲〕

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

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

蕭道成擊斬之

宋桂陽王休範謹澁無才不爲物情所向自太宗晏駕

嗣主年在幼冲休範自謂尊親無二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彌結

典籤許公與

新蔡人

爲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由是遠近歸之收養勇

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爲之備

會夏口關鑄以其地在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變爲刺史而以王奐爲長史行事變方四歲悉

其過尋陽爲休範所留使自太湫徑去休範聞之大怒責與公典謀襲建康晉熙王明帝第五子王奐字道明景文兄子太湫即太子湫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南

至是休範遂舉

兵反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馳下告變朝廷惶駭

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驚前

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自下堅守宣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于里孤軍復無委

由是內

外戒嚴蕭道成出屯新亭張永出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

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

浦名在江甯縣西南

休範舍舟步上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

正免如可
寄腹其獨
妨令稚變
當一而
四齡稚子
有何知識
而欲假其
名爲上朝
倚重乎
臣謀國若
此直同兒
戲

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

服乘肩輿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竟陵郡人張敬兒南陽冠軍人謀詐降以

取之乃白于道成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休範方飲

醕酒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其首持還左右並散先是休範自新

林分遣其將杜黑驪丁文豪等直趨朱雀門及是休範雖死黑驪等不

知休範之死也道成遣送首詣臺送者道過南軍葉首于水挺身得達囑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莫之知進至朱雀桁王道隆帥羽

林軍在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勳欲撤朱雀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

但當急擊常可開桁示弱邪勳不敢言遂戰死黑驪乘勝渡淮道隆走黑驪追殺之于是中外大震白

下石頭之衆皆潰撫軍長史褚澄字彥道淵之弟開東府門納賊賊擁安成王準

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晉子也勿得侵宮省恒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

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興詐稱休範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

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道成

時加平南將軍諸軍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顯達南彭城人等將兵入衛袁

粲慷慨告語諸將披甲上馬將驅之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

皆斬之餘黨悉平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條在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顧沛勳王必增胡野之惑乃與陳郡湘雍同討尋陽殺休範二子而還

稱魏主好浮屠黃老有遺世之心傳位爲上皇勤於復治尤重刑獄矛盾若是安得爲信史

六月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閭門朕爲民

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罷門房之誅

魏上皇勤于爲治尤重刑獄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爲言上皇曰帝獄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圜圜爲禱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因繫雖滯而

所刑多得其宜

秋七月柔然侵魏 柔然侵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

居疆寇之間謂吐谷渾柔然恐不能自固請內徙涼州羣臣集議僉以爲然給事

中韓秀字自武昌黎人獨執不可秀曰敦煌之置爲日久雖郡疆寇而兵人素習尋常置戍足以自全若徒就姑乾庸人懷異意或食留重選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爲國患

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是啓戎心二處交捷互相往來關右荒擄邊役煩興不可不慮于是遂從秀議

冬十一月宋主冠 初宋主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撻

之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

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

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書臥道旁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

而受之

〔乙〕宋元徽三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敬兒請為雍州

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兒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

兒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敬兒廢己陰為之備敬兒

然敬兒由是得其
事跡皆留白道成

〔丙〕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復稱制魏馮太后內行不

正怨于上皇初尙書李數之弟奕得幸于太后復稱制與尙書李訢相善訢出為相州刺史受納貨賂

大惡誅數兄弟訢得減死未幾復為尙書列數兄弟事狀三十餘條有司以聞上皇

至是密行鴆毒上皇遂殂周蕭內封侯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

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事被服儉素膳羞減于故州刺史

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不游明根等每得幸超遷尙書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

帝之玄孫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不游明根等每

秋七月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景素孝

友清令好學禮士由是有美與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惟景素為長宋

主凶狂失德朝野咸屬意景素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

史於魏主
宏之事馮
后有美辭
焉不知無
論其行醜
職實弑君
之賊也宏
當有之不
戴乃順仇
願天順志
求為史亦
是求孝矣